

“注”定钟情

一本来自民间皇后的
“强嫁”心得

寂霏 / 著

毕淑婉：

“我无才无德无靠山，
进宫哪斗得过那些名门闺秀？”

陆澈：

“愿赌服输，皇后想反悔？”
得，这次玩大了……

陆公子，我救了你
你有没有想过，要以身相许？

本想嫁个
有钱人

一局牌九却与当今陛下
定了终身
(陛下婚事这么草率？！)



寂霏 / 著

“定”钟情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注”定钟情/寂霏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221-11889-9

I. ①注… II. ①寂…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0487号

“注”定钟情

寂霏 著

出版人 苏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责任编辑 陈继光 潘媛

特约编辑 伍利

流程编辑 潘媛

装帧设计 刘艳曾珠

封面绘制 长乐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01)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数 228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11889-9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救命之恩

- 002/ (一) 捡了个美男
016/ (二) 金主保卫战
027/ (三) 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二章 以身相许

- 044/ (一) 此生为注
056/ (二) 赢来的相公是皇帝
069/ (三) 深宫皇后的惬意生活

第三章 后宫真逗

- 083/ (一) 丧心病狂的顾小姐
092/ (二) 严小姐入宫
106/ (三) 大闹琼华殿
120/ (四) 幡然醒悟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五山谁属

132/ (一) 打闷棍这件事

150/ (二) 谁算计谁

167/ (三) 江湖再见

182/ (四) 设计逃脱

第五章 一片冰心

192/ (一) 劫后余生

205/ (二) 婆媳过招

220/ (三) 她是何人

239/ (四) 水落石出





【第一章】

救命之恩
・



『 (一) 』

捡了个美男

意外地发现此人长得十分俊俏：狭长的眼睛轻闭，好看的眉梢上挑，薄薄的嘴唇红润，下巴的弧度完美。

/002/

低头冷风阵阵，举头寒月凄凄，今儿这夜色还真是应景。

我颤抖地摸出兜里最后两个铜板，此刻肠子都要悔青了。早知道后面会将赢来的钱全都输进去，还搭上本钱，我便早早地走了，何必还赌到现在？可怜我那攒了好几个月卖胭脂的钱，揣在兜里还没焐热呢，就这么白白地送人了。

不赌了不赌了，再赌就将我这手指头剁了去！

我一边苦着脸在心里下着决心，一边将仅剩的两个铜板贴在胸口，心疼得快哭出来了。其他的都已经输出去了，这两个再怎么也不能丢了。

哪知我今日还当真是霉神附体，心里还正想着，脚下就绊上个软乎乎的东西，霎时整个人往地上扑去。

“哎……哎哟！”

这惨叫声还没落下最后一个音，手里的铜板便“嗖”的一声，齐刷刷地全飞出去了。黑夜里传来“丁丁当当”几声，两个铜板全跑得没影儿了。

我欲哭无泪，眼下黑灯瞎火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我正预备回头去看看那杀千刀的罪魁祸首，还来不及回头，便听身后有人断断续续地道：“姑、姑……”

姑姑？

我默然回想了一番，咱们毕家三代单传，传到我这一代还是个女

子，如今我孤家寡人一个，什么时候多了个侄儿？

我正疑惑之时，只听那人又马上改了个称呼，号道：“娘……”

我更是吓了一跳。

想我毕舒婉正值十七年华，还是朵含苞待放的白莲花，连未来夫君的影子都还没见着，什么时候又有个儿子了？到底哪个王八羔子在捣乱？

意识到是有人刻意捉弄，我登时怒上心头，回头大吼一声：“到底是哪个王八羔子要毁老娘清誉？有本事给老娘站出来！”

哪知不回头还好，一回头，我立马吓得不轻。

借着不远处的灯火，这才看到脚边不远处，不知何时竟躺着个奄奄一息的年轻男子。从他满脸血污的模样来看，应当是受了重伤；从他腰上的玉佩来看，伤他的人应当不是为了求财；从他的年纪来看，此人绝对不是我儿子。

天地良心！我毕舒婉即便早早地成了亲，也绝对生不出这么大的儿子来！

一番研究之后，确定他没什么行动能力，我才一步步朝他挪过去。哪知方挪到他身边，这个人竟又改口了：“舅、舅……”

就一会儿的工夫便换了三个称呼，他到底想怎样啊？！

我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气愤地蹲下身，扬起了手就朝此人的脸上扇过去。

“醒醒！喂，你醒醒！”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扇了七八下，他终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吞了口唾沫道：“姑娘，救我。”

我听完身子一颤，敢情他方才要说的是这句？罪过罪过，之前他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往外蹦，一个不注意，还真是听岔了。

出于良心不安，我低头将他身上的伤势检查了一番，但为了自保，我还是打算快些赶回家去。

不是我不肯救他，实在是……此人肩膀上的刀伤太深，一看就是



有人特意捅的，若是我救了他，万一那人找上门怎么办？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再加上一个半死不活的伤患，面对如此凶狠的对手，简直毫无抵抗之力嘛。

我望着他叹息一声：“对不住啊，我实在是救不了你，不过我可以帮你报官，帮你叫人过来。”

他张着嘴喘了两口气，似乎是想说点儿什么，却怎么也发不出声，最终迷迷糊糊地望我一眼，脑袋一歪，整个人昏死过去。

我心尖儿猛地一颤，生怕他就此丧命，赶紧继续扬起手朝他脸上招呼过去。此人大约是失血过多，眼见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了，心力交瘁之下这招登时就不管用了，打了十几下，他竟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还是去报官吧，我一面想着，一面撒开蹄子就往外奔。

哪知才跑了两步，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待回过头去一看，额上瞬间冒出两大滴汗，我那百褶裙的裙角不知何时竟被他给拽住了，血淋淋的一只手，抓得甚是牢靠。

我扯了扯，他没有松手，再扯了扯，还是没有松手。

情急之下，我跪在地上抠、打、咬、踹，什么法子都试过了，这只手就是牢牢地抓住我的裙角不放，整个儿要赖上我的架势。

你说他这伤也不是我弄的，非赖着我干吗呀？伤得这么重，万一救回去就死了，那我岂不是要背上个谋财害命的罪名？

一面想着，我又是一面将他的手指掰了几回，但终究是白费力气。

总不能将裙子脱了吧？

虽然我这个人脸皮比常人厚些，但一想到自个儿脱了裙子在大街小巷中乱窜的情景，还真是有点儿不堪入目。

但眼下走又走不了，救也救不得，该怎么办呢？我瘫坐在地上，脑子里开始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善良的我和冷漠的我在脑子里进行了一番刀光剑影的交锋后，最终……贪财的我乘虚而入，胜了。

罢了罢了，瞧着他身上的衣裳料子不错，腰间的玉佩也值几两银子，此人应该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若将他救活了，说不定还能得到一笔感谢费。我毕舒婉赌钱赌不赢，这回就拿他赌一赌运气。

就这么想着，我吭哧吭哧地将他背回了家。

所幸，我那屋子离这儿不远，就在交河边上，一路背一路歇，一盏茶的时间就到了。

我将他扔到床上，又抱着赴死般的决心将他的衣裳扒了，清洗、上药、包扎，一顿忙活下来，已累得满头大汗。

既然没钱请大夫，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接下来就看他的造化

了。

我抹了一把额上的汗，又将他在床上摆了个舒服的姿势，正欲在地上铺整铺整委屈一晚，却意外地发现此人长得十分俊俏：狭长的眼睛轻闭，好看的眉梢上挑，薄薄的嘴唇红润，下巴的弧度完美。更加完美的是从他腰上取下来的环佩，光泽圆润柔和，玉体纯净通透，看得我整颗心都要酥了。

发财了，发财了！

我在心里默念着，正当窃喜的关头，心却猛地一跳。

我回想起当年的一桩血案，又将他此时的状况一结合，竟发现其中的细节与当年的血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我们封阳县向来太平，最近的一桩血案还是发生在四年前。而这件案子发生的原因，便是因为那西街的西门进长得好看又有钱，偏偏条件这么好的一个人他不走正道，专门挖别人墙脚。结果与人家幽会的当天晚上便被砍死在了床头，真是可惜啊可惜！

事后经知县大人调查，说这凶手就是街边卖豆腐的武小君。

说来这个武小君还真是人如其名，个头矮矮小小的又生了一脸的黑麻子，娶了个老婆却美得跟朵花儿似的，名儿也好听，叫潘迎春。也难怪会红杏出墙了，就武小君那个头和长相实在是与她不相配。

当时现场那个惨烈啊！我还跟着隔壁街的小谷子一起去看了的！



西门进双目圆瞪，脱了一半的衣裳被血染得通红，伤口血肉外翻，活脱脱一个死不瞑目的样子。

当然，那时的我年轻浅薄，只看到西门进横死的惨状，小谷子比我年长些，他已经懂得反思了。

记得小谷子当时说：“我以后长大了一定不娶这么漂亮的老婆，看看武小君就知道了，老婆太漂亮了管不住。”

我听完这句，对他的佩服之情油然而生，觉得小谷子不仅勇于承认自己长得寒碜，还能引以为戒。

当然，这一切都基于他说出下一句话之前。

他说的下一句话是：“舒婉，我方才将附近八条街的姑娘都想了一遍，觉得就你最合适做我老婆，你要不要考虑看看？”

当即他就被我乱棍打了出去。

回想起西门进的惨状，又将此人的状况与西门进一比较，我觉得事情的缘由多半是八九不离十了。

也幸好他遇到了我，否则明日天一亮，他的尸身便会摆在街头被人参观。阿弥陀佛，我真是有行善积德的天分。就凭这一点，日后赌牌九的手气总该有所上升了吧？

我一边这么想着，又一边望一望案台上的财神，颇虔诚地往香炉里上了三炷香，便枕着赢钱赢到手软的美梦睡着了。

岂料这美梦才做到一半，外面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拍门声。

我猛地睁开眼睛，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天色早已大亮，那拍门声越来越响跟催命似的。

该不是事主找上门来了吧？

我颤颤巍巍地爬起来，凑到院门处的门缝一瞧，只见外面竟一下子围了七八个人，一边敲门一边道：“舒婉，再不开门我们可就要砸门了啊！这街里街坊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还是赶紧开门吧！”

我慌忙捂住了嘴巴。

只听外面又有人道：“我说舒婉，你半年前欠我的碾子钱到底什么时候还？我也是开门做生意的，要是客人个个都像你这样，我全家老小就只有去喝西北风了。”

我忧郁地皱了皱眉，昨日拿了钱本来是打算去还的，结果路过长乐赌坊的时候一个没忍住，将钱全都输光了，现在哪有钱还啊？

这厢话音一落，那厢又有人道：“还有三个月前你在我这儿买了一卷纱布，说是第二天来给钱，结果到现在还没来，你是不是打算抵赖啊？”

我又惆怅地捏了捏口袋，想起确有其事。我们毕家世代做胭脂为生，买那卷纱布便是作材料用的，当时在赌坊输光了钱，不得已才赔了账，这日子一久，竟然就给忘了。

但我忘了别人可没忘，眼下这家门口四面楚歌，要债的声音更是此起彼伏。

“我说舒婉啊！你就赶紧开门吧，我们知道你在里面。”

“是啊是啊！你要再不开门，我们可就真要闯进去了。”

“舒婉啊！我老周奉劝你一句，这门万一砸坏了，你又得请人来修，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舒婉……”

我捂了捂脑袋，只觉得这一声又一声的“舒婉”叫得实在让人头疼，之所以赌牌九总输，我看多半就是被他们给叫输的。毕舒婉——必输完，也不知我爹当年取名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早早地丢下我去地府投奔了我娘亲也就罢了，连取个名字都这么坑自个儿闺女。

考虑到门坏了又要花钱，屋里又躺着个伤患，我狠心地拧了一下自个儿的大腿，瞬间拉开院门，头也不抬地朝面前的几个人跪下去，怎么凄惶怎么喊：“求求你们再宽限几天吧，你们看看我这家里头，穷得就剩下四面墙了，实在已经当无可当了啊！”

几个人站在院门口望了一眼：“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昨天清平



巷的王四还说见着你去了赌坊，你要是没钱，哪儿来的钱去赌？”

我噎了一下，赶紧揉了揉被拍得生疼的大腿，弱弱地道：“正因为去了赌坊，所以现在已经没钱了啊……”

“你！”杂货铺的庞婶龇牙咧嘴地指了指我，“有钱去赌没钱还账，把我们当猴耍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佯装着抹了把眼泪，抓着她的裙角摇晃，“我昨天本来赢了好些钱来着，但后来都输出去了，不信你搜搜，我现在身上真的没有钱了啊！”

庞婶撇过头去：“我不管，你欠我那六钱银子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说什么也要拿出来。”

眼见求她无果，我又挪到布庄的周掌柜跟前，哭着道：“周掌柜，您的布庄在咱们封阳县是数一数二的，应当不缺那三钱银子吧？求求您，您就宽限我几天吧。”

岂料向来和顺的周掌柜今日也不好说话了，他叹了一口气，不忍地将头扭到一边：“不是我无情，实在是你在封阳县已经信誉全无，谁知道你口中的几天到底是多少天啊？”

我鼻子一酸，心里苦闷极了，既然无法，那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求下一个。

米铺的陈大爷、药铺的李先生、盐贩卫老爷……

哪知挨个儿地求过去，说得嗓子都哑了，这几人就跟串通好了似的，无一人理会我，纷纷摆着张冷脸，一副讨不到钱便誓不罢休的架势。

我跪得膝盖都软了，扭扭捏捏地挪到一边，干脆也不再说话。反正身上是没钱了，他们还能将我卖了抵债不成？

还真别说，这人一倒霉起来，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债主们静了一瞬，人群中忽然就蹿出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妈子来，这个人我认得，是隔壁街存香院的张妈妈。

张妈妈笑容可掬地弯下身子：“舒婉啊，大家做了十几年的街坊，

今日见你落难，妈妈实在是于心不忍。”她望着天叹息一声，大有惋惜之意，“你平日里虽不擅长打扮，但调教调教也绝对是个美人儿，不如索性跟了我，这些债妈妈都替你还了。”

我身子一抖，这不是乘人之危吗？

我低着头啜泣了几下，又巴巴地望一望身前的债主们，指望着他们能给条活路。

哪知这些人真的是铁石心肠，但凡与我眼神对上的人都瞬间将目光挪到别处，像是见了瘟神似的，毫不怜悯。

唉，虽然我也知道自己不值得怜悯，但他们也不能这样逼良为娼啊！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就扑倒在门槛上，大哭道：“苍天啊！我毕家世代只卖胭脂，你们却非要逼着我卖身，还有没有王法啊？若真要去那种地方，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我一边哭着，一边捂着脸从指缝里瞥一眼众人的反应，瞧着他们压根儿就没表露出一丝同情，干脆牙一咬，心一横，开始往门框上撞，嘴里号着，“我撞了，我真的撞了……”

如此反复了几回，不想号了半天也没个人站出来拉着，我只好继续捂着脸嘤嘤地哭，心想到底是撞还是不撞呢？这状况真让人有点儿拿捏不了。

正当我骑虎难下，身后突然响起个好听的声音：“这位姑娘欠了你们多少钱？”

哎呀妈呀，这声音真是沁人心脾。

我赶紧收了声，回头呆呆地望着他。

待看清楚来人，我登时虎躯一震。

谢天谢地谢财神，昨夜总算没白忙活，救回来的这个富家公子竟然醒了。眼下看起来虽气色不好，但能动能说话，更重要的是，他打算替我还债。

债主们见到屋里突然冒出个虚弱得走路都飘飘然的公子，齐刷刷



地一愣，左右看了看，又将各自的账目一合计，伸出四根手指道：“总共四两六钱。”

我暗暗心惊，我竟欠了这么多钱？若要自个儿还清，那得不吃不喝地攒上大半年啊！同时也对债主们略有些鄙夷，我这屋里突然冒出一个清秀俊逸的公子哥儿来，你们好歹也吃一惊啊！满脑子只知道钱，一股子铜臭气。

好在这位公子是个不拘小节的人，性格也豪爽，面对眼前黑压压的一群债主，眼睛都不眨一下地道：“你们别难为她了，我替她还了就是。”

哎呀妈呀，我真是捡到宝了！

我强忍着内心的狂喜，娇滴滴地道：“公子大恩，小女子一定舍命偿还。”

他瞄了我一眼道：“你不必如此，我不过是嫌门口太吵，这才决定出来替你解围的。”

我愣了一会儿，登时觉得有些没面子。

这个没良心的，我好歹救了你一命，说话也不知道给我留点儿面子。罢了罢了，就当 he 有点儿害羞好了。

我谄笑道：“想做好事还不肯承认，您可真幽默。”

他没理我，只自顾自地在身上摸起来。哪知，他在胸口、袖口、腰间都摸了个遍，可连一个铜钱也没摸出来。

我站在一旁真是心急如焚，想提醒他腰上的玉佩能值不少钱，又不好意思开口。

好半天过后，他才终于望见了腰上的环佩，解下来朝众人躬身一揖，笑咪咪地道：“不好意思，我出来得匆忙，身上没带银子，不如这块玉佩你们就先拿着？”

我心尖儿一颤，这个败家孩子，这么好的一块羊脂白玉就这么轻轻松松地给出去了？

震惊之余，我再望一眼眼前的债主们，他们个个都直愣愣地望着

玉佩，看得眼睛都绿了。

我赶忙将它夺过来捂在怀里，凑过去道：“你傻呀！这块玉佩怎么着也能值个三五十两！我才欠他们四两！”

他望着我皱了皱眉：“那……”

我抽了抽嘴角：“当然是拿到当铺去当了，换成银子啊！”

他眉头一展：“也好。”

我呵呵笑了两声：“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了。你伤还没好，还是赶紧回屋里歇着吧，我先随他们去还债，很快就回来。”

他点点头，转身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突然折返道：“记得回来的时候带些熟食，我好久没吃东西，肚子有些饿了。”

我慌忙点头。

望着他进了屋，我才得意地转身看着院子里的一群债主：“你们先别急啊，先回去等着，等我到当铺换了银子，再挨家挨户地给你们送去。”

众人瞧着我有钱了，也都笑咪咪的：“好说好说。”说完便一窝蜂散了。

唯独那盐贩卫老爷却一路跟着我，时不时笑呵呵地道：“舒婉啊，方才那块玉佩我没看清，能不能再拿给我看看？”

我一边走一边将它捂在怀里：“一会儿我把它当了，你再找当铺的苗掌柜慢慢看，急个什么劲儿啊？”

被甩了冷脸，他依旧笑呵呵的：“这封阳县谁不知道，我平常就好这口。要不这样，我给你五十两，欠我的钱也不要了，你将玉佩转让给我如何？”

我愣了愣，卫老爷多精明的一人啊！这么轻松地就开出五十两的价钱，足以说明，这玉佩绝对不止这个价。

我打了个哈哈，停下来道：“卫老爷，我一个做胭脂的也没见过什么好东西，这玉佩到底值多少钱更是心里没底，我们还是先去当铺看看吧，免得您出价高了吃亏。”



他赶忙拦住我：“不亏不亏，你要是嫌钱少，我还可以再加十两，六十两如何？”

我心里一惊，想不到他竟如此大方，当机立断地道：“一百二十两。”

他眉头一皱：“你怎么坐地起价啊？”卫老爷伸出两根手指，“这样这样，八十两。”

我斜睨他一眼，为难道：“我们还是去当铺吧。”说完便不再理他，自顾自地走了。

半晌，他又追了上来：“咱们各退一步，一百两如何？去了当铺，苗掌柜还给不上这价呢！我估摸着你日后也赎不回来，干脆卖给我得了。”

我思考了一下，觉得一百两也不少了，起码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况且当初还只打算当个三五十两呢！当即拍板成交！

我跟随他去铺子里拿了钱，又挨家挨户地去把钱还了，再到隔壁巷口去给玉佩的主人买了两只烧鸡。一切办完，手里还剩九十五两。

我揣着银票一掂量，觉得如今有钱了，也是该给人家请个大夫好好医治着，免得日后落下什么病根就不好了。这么一想，我就又跑到南巷的胡同里去找了封阳县有名的谢大夫随我一道回了家。

经他一诊治，却说此人身强体健，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开两服补血生津的药吃了便好。

我慌忙谢过，又拿着药方去药铺抓了药。

我忙活了一个早上，真是跑得腿都快断了。不过捡了这么个金主，一切也都值得，这腿即便是真断了，也断得开心，断得快活。

也真是奇怪，这么有钱的一个公子哥儿，不知究竟是何来历，砍伤他的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找上门，想起来心里还是有些忐忑。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钱，倘若钱还没来得及花就先把命送了，黄泉路上也不能瞑目啊！尤其是见了我爹，他指不定又要戳着我的脑门儿